

石首县立初级中学创办纪实

□ 潘世雄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之后,对上海、南京形成了包围之势。武汉岌岌可危……

这一年,华中大地的深秋,早早地铺满了白霜。虽未进入冬季,但干燥而坚硬,刺骨的寒风仿佛把人的脑子冻结的连思维都凝固了。

这一年,邓初民因抗战紧迫,回到了家乡石首。

这一年,地处长江边的石首县城绣林,路边几棵孤零零的槐树在秋风的侵袭下,时而可以听到树枝的断裂声,好像它的肢体在树皮下碎裂了,偶尔一截粗大的树枝被吹落到地上,平添了苍凉的感觉。

邓初民(1889—1981)出生长江北岸原石首县新厂蚊子洲邓家台,其父在家乡作塾师,从小就有子承父业、办学育人的志向。在石首县立高级小学和荆南中学读书时,曾为自己取名“希禹”激励自己要发奋图强。1912年,邓初民到武汉江汉大学学习,为他今后教育家的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期间,他读社会发展史一类的书籍,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他很羡慕原始社会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制度,希望做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社会里的人,这就是“初民”之名的由来。

邓初民由汉回县后,目睹桑梓文化落后,尤其是教育,慨生了兴学之念。

怎么办?他首先想到了同乡李沅衡。

1937年11月,邓初民,从石首新厂来到了桃花山。虽临近初冬,桃花山还是很美,朴实无华,清秀似水,而又神韵无穷。邓初民无心欣赏美景,匆匆来到了李沅衡家里,两人一见如故。寒暄一番后,便谈起了办学的正事,认为要想振兴乡梓,必须兴办现代学校,提高民众文化素质。

李沅衡(1874—1952),字镜涵,桃花山王李场人,家贫,由李氏宗族资助。1892年中秀才,补廪生。1897年考入武昌普通学堂。1900年进两湖书院,毕业后以教书为业。在武昌北路小学任教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的启蒙教师。

1913年李沅衡被聘中华大学授国文。他

同情革命,与恽代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两人师生情重,李沅衡经常与恽代英谈起回乡办学的意愿,恽代英非常赞赏老师回乡办学,提高民众素质的想法。在《恽代英日记》(1981年中央党校出版社)中14处提及“沅衡师”。

恽代英、族侄李恒久、李良耀、李兆龙牺牲后,李沅衡遂每年“冬至”日祭奠,寄托哀思,同时,也激励他为乡梓多培养人才,改变落后的面貌。

1937年下半年,抗日军兴,武汉危急,偌大的中华,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李沅衡只得由武汉返回石首老家躲避战火。

李沅衡听完邓初民在家乡拟兴办学校的主张,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大加赞赏,并承诺愿意为家乡的教育事业效犬马之劳。

两人在兴致谋划学校愿景时,李沅衡向邓初民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石首教育界大名鼎鼎的王贯三。

王贯三(1883—1955),字魁廷,号允若,六波庵人。7岁启蒙,10岁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09年入荆南中学。1912年入武昌中华大学,其间与恽代英为挚友,常出入其师李沅衡组织的同乡会,创办《石首周报》。

1924至1926年,王贯三回石首任教育局局长,在全县扩设公立小学近40所,坚持教育经费独立。因拒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孙增珪笼络而遭排挤。1929年赴武汉,与学友组织律师事务所谋生。1931年大水,王贯三自武汉回石首闲住,设禅读经,研究佛教。因不满当时的黑暗统治,1932年受戒于沙市章华寺本一法师,法号“妙云”,成为佛教居士。

王贯三人虽在佛界吃斋念佛,但心仍牵挂着教育。接到李沅衡办学的邀约后便连夜赶到了绣林与邓初民、李沅衡会合。

三人相聚绣林山上,鉴于石首当时全县已有40多所小学,但没有中学的现实,商定办一所初中学校。

这之前,清光绪卅三年(1907年)用“庚子赔款改学堂捐暨学费”,在绣林山麓设立过一所“石首县官立预备中学堂”。当时开有1个

教学班,有学生47名,教职员5人。但开办仅一年时间,就因为没有经费来源被迫停办,学校的教室被改为文庙,除了祭祀孔子之外,塾师用于萌学。

确定了办学阶段为初级中学层级后,三人又商定办学经费由邓初民去省政府争取。

时任湖北省国民政府主席的何成浚早年留学日本,与同为日本留学生的邓初民在北伐战争时期相识。何成浚非常欣赏邓初民的人品、学识与才华。邓初民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员、省乡村促进委员会负责人,在何成浚面前有“硬梆梆的”的话语权。

邓初民领受争取办学经费的重任后,马不停蹄的回到武汉,向省国民政府主席何成浚递交了创办石首县立初级中学的报告。

由于时处抗战时期,省政府的财政十分吃紧,申请经费的报告迟迟未见批复。邓初民心急如焚,就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关系,“程门立雪”般的见到了省主席何成浚。见邓初民说的言之凿凿,何成浚稍微思忖,大笔一挥:拨款三千大洋作为石首县开办中学的经费。

经费始获批准了,谁来主持学校事务出任校长呢?

从社会名望,学识能力,筹措经费等考虑,李沅衡、王贯三两人一再推举邓初民出任校长。邓初民考虑到自己身兼数职。除了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员、省乡村促进委员会负责人等职务外,创办的《民族战线》周刊还要打理。而且朝阳学院马上也要迁到石首,作为政治系主任也有很多工作等着他。

邓初民、李沅衡、王贯三商议发挥三人各自的优势,由李沅衡任校长,邓初民任副校长负责办学经费的筹措,王贯三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负责招生与教学。决定后便将此方案报送时任县长刘俊批准。

刘俊(1901—1977)又名刘劲,号逸尘,广济县人。1921年考入省立第二中学,后肄业于武昌中华大学法科。1928年在上海与李书诚、邓初民等编辑出版《疾风》《双十》等进步杂志。1937年抗战爆发,刘俊积极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主张,在董必武引导下,参与创办《民族周刊》,与邓初民、黄松龄、孟宪章等人发起组织“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经董必武、邓初民、孔庚力荐,1938年1月出任石首县长。

刘俊见到三人呈送的报告后,马上批准了办学申请。并部署安排密加凡、熊家凤、王延龄、吴先玲、赵亚等共产党人组织抗日宣传队可以到学校活动,宣讲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阴谋。

由于时近年底,开学在即,来不及新建校舍,民国廿七年(1938)2月,即借原县立中心小学校舍开学上课(即原县五金公司旁的老公安局所在地)。

校名为:“石首县立初级中学”,从此结束了石首没有初中教育的历史。

首届招收初一1个班,学生63人。开设公民、体育、卫生、国文、英语、算学、动物、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劳作、图画、音乐等课,每周的教学计划34个小时。

邓初民、李沅衡、王贯三创办石首县立初级中学以后,因日本人侵,时局纷乱,县城不时被日机轰炸,曾几次迁校和停办。

民国卅二年(1943)5月,学校遭受了开办以来的最大一次磨难。据校长周方楠的报告:县中逃难至团山寺曹家场。5月5日突遭敌人侵袭,学校所有教具、文卷、图书等公物均被损失,教职员衣被等物亦被抢劫一空,情况凄惨,不可言状。部分师生随校长西上至五峰县,仅求维持生活,无法进行学习,县中师生到此解散。

民国卅四年8月(1945年),日本投降后,县中迁县城近郊官田湖;

民国卅五年2月(1946年),因官田湖校舍太差太窄,县中又迁至北门口(原日本仓库铁房子)。同年,县中增设简易师范科一个班。

民国卅六年2月(1947年),国民党县政府决定整修日文庙,作为县中的正式校址。县中由北门口迁到县城文庙(即原一中、现邓初民中学校址)。从此,校址才稳定下来。

1957年9月,学校改称“石首一中”,次年学校增设高中。

又见秦克湖

□ 苏春梅

又见秦克湖,已经是五年之后了。虽然它就在团山镇,离我并不遥远。

第一次见秦克湖,是在2018年的夏天。其时,过脉岭的鸭蛙稻刚刚抽穗,白鹭岛上的白鹭一群群,一只只,在那里翻飞。栖息在树枝上的白鹭,翅膀呈“V”字形展开,仿佛一朵朵盛开的花儿。白鹭岛前由旧窑厂改建的观鹭台还只是一个锥形,我们好奇地从旧窑厂穿进去,像一群顽皮的探险家。

彼时,秦克湖边,杂草丛生,湖边一块旧木条板伸入湖水中,我们这群陌生的闯入者在清澈的湖水中用手、用脚划着,嬉笑着。秦克湖默默地看着我们划水,在杂草丛中拍照,听着我们的嬉闹,他似一个智者,眸子里漾着微笑的碧波。

当我们的团山行采风队伍来到秦克湖边时,我们全都讶异了。这是秦克湖吗?这还是五年前的秦克湖吗?

从前那块长长的旧木条板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只有干净而清澈的湖水,向前看去,视野是那么开阔。看向左边,曾经杂草掩映的那条湖边小路,如今杂草没了影子,一条平整的小路向左岸延伸。令人惊喜的是,小路左边莲叶层层叠叠,粉色荷花这里一朵那里一朵。右边呢,湖水清清,湖边隔不远就有一个竹条板,供游人戏水、钓鱼、赏美景。最妙的是,这条小路的尽头,竟然是延伸到湖中的长长的竹排。竹排边莲叶何田田,粉粉的荷花有的把自己举得老高,有的娇羞地藏在荷叶底下。走在竹排上,伸手轻抚嫩绿的荷叶,或者干脆摘下一片来当伞,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别有一番趣味。

我们到达秦克湖边时,团山镇的主人们立马给我们安排了一个节目——乘船观湖。湖边停泊着一艘小铁驳船,船上仅能容纳20人左右。为安全起见,上船的人都穿上了救生衣。船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船很平稳地向前。

“啊,你们看,这湖水!好清好清!”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咔嚓”,有人把这清清的荡漾着细小波纹的湖水拍了下来。

我收起太阳伞,掏出手机,静静地看着秦克湖。小船近处的湖水碧青碧青,让我想起流水游玩的那回。我们乘坐一只冲锋舟在流水里驰骋,突然,我们齐声叫停,开冲锋舟的师傅有点莫名其妙,继而会心一笑。只见我们纷纷倒掉矿泉水,用瓶子去装流水里的水。碧绿的干净的水总是让人忍不住想一尝它的清甜。此时此刻,我没有可以盛装秦克湖水的瓶子,可我非常想伏在船舷上,用我的手掬一捧尝一尝。

不等我伏下来,又有人发出一声惊叹:“啊!云好美!”抬头望去,只看见高远的天空是那么蓝,而云是那么白。几朵白云悠闲地看着秦克湖,它们,也如我们在欣赏秦克湖的美吗?

我曾无比喜爱云南天空的云,总觉得家乡的云不及云南的白,不及云南的云有韵味。今天所见,觉得秦克湖上空白云丝毫未逊色呀。不觉多看了几眼,用手机拍了个蓝天白云的特写。

铁驳船正前方,竟然卧着一座小山!小山上绿树婆娑,偶有几只白鹭从枝丫间掠起。我们是要开往这座小山吗?

站在铁驳船上可以一眼望到头的秦克湖,我们不知不觉行了半小时之久,离前方绿树蓊郁的小山还远着呢。可铁驳船并没有继续向前,而是向右前方驶去。几分钟后,铁驳船停靠在岸边。

这也太奇怪了吧?这不是一座荒山吗?停靠处,根本没有路,全是没膝的丛生的杂草。莠楚间开船的师傅怎么回事,开船师傅歉然一笑,说,旁边其实有条可以上岸的路,只是铁驳船不太好停靠。我们纷纷跳上岸,用脚拨开杂草,开辟出一条窄窄的路来。莠楚在前面带路,走不多远,她停下来,对我们说:“看,好多桃树!上次来的时候,长了好多好大的桃子呢!”我们只顾踏草前行,还以为这是一座荒山,不曾想柳暗花明,眼前竟然全是高高低低的果树!

想想阳春三月,这小山坡上一树树的粉色的桃花,从秦克湖上岸,仿佛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桃花岛,那感觉,真美妙!

这是团山镇近几年打造的秦克湖过脉岭生态文化走廊。往山坡上走去,看到掩映在绿荫里的一个个农家。一座座房子前后栽种着各种各样的果树。在这里,我第一次认识了无花果树,第一次触摸了板栗毛刺刺的外衣,第一次站在满树的枣子下,一仰头就与一颗枣子来了个甜蜜的亲吻。

这条文化走廊最令人惊叹的不止这些果树。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村中小路两旁农家的一面面墙壁上,画着一幅幅生动的农村生活图景:有坐在秦克湖边赏荷钓鱼的;有正在水田里插秧的;有在打谷场上打谷子的;有在跳广场舞的;有坐在门前安静地做针线活的……

再见秦克湖,她已经不再是五年前的秦克湖了,她不再是仅凭一个凄美的传说打动人的秦克湖了。有蓝天白云,青山白鹭,碧绿的荷叶和粉色的莲花衬托着波光潋滟的秦克湖,更有艺术气息浓厚的画廊映衬着它,秦克湖已然是绿意团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现在,过脉岭的鸭蛙稻,紫糯米酒已经成了团山镇骄人的名片;那个让人惦记的、由旧窑厂改建的观鹭台已经矗立在白鹭岛前,随时欢迎四海游客的光临。唯一不变的是,一只只翻飞的白鹭依然仿佛盛开在白鹭岛上的一朵朵花儿。

绿意葱茏的团山,亦是石首这块大地上盛放的花朵啊。

团山寺镇地名组诗

□ 吕永昌

团山寺

水浒生蓬莱,
海市放异彩。
团转皆江水,
山寺坐藏台。

尚书王之诤,
英名传万代。
六湖古墓葬,
风华此中埋。

鄂南口子镇,
经济发展快。
边贸显活力,
企业育英才。

泛舟秦克湖,
荷塘莲花开。
古镇起晨楼,
芳名飘四海。

小新口

一脚踏两省,
鸡鸣四地市。
三个小新口,
本属鄂荆石。

湘鄂共联姻,
同栖凤凰池。
边贸口子镇,
地利大增值。

禽蛋市场俏,
汉粤驻公司。
街巷人潮涌,
商贩汗巾湿。

三地人互动,
发展唯恐迟。
商品交易会,
人和争天时。

长山街

湖畔一长岭,
旧名曰合兴。
公路通团藕,
乡街具雏形。

改革沐春风,
商贩如梭行。
分店社站所,
百业闹市井。

毛氏三兄弟,
殷殷桑梓情。

巨资捐母校,
惠芳传美名。

小墟曲尺街,
西去贯长新。
赞歌颂长山,
暖阳育群英。

六波庵

北鼓木鱼山,
南牵虎山头。
悠悠团山河,
小镇咏春秋。

当年六姑娘,
辞婚佛中求。
风吹绿波岸,
结伴荡轻舟。

鸡鸣四县市,
丛林掩高楼。
五彩鸭蛙稻,
鱼市香莲藕。

贯三与裴范,
人杰瞻马首。
嘉勉后来者,
击水争上游。

友谊桥

友谊不设关,
架通友谊桥。
安乡与石首,
同走阳光道。

当年河水急,
渡船斗波涛。
今日卧长虹,
康庄路一条。

湘鄂情绵绵,
果林河悄悄。
巧打边篱牌,
店铺摊点俏。

风雨撼不动,
洪水也折腰。
两省一家亲,
天荒人不老。

虎山头

鸡鸣闻三市,
鄂湘荆岳益。
崛起如虎头,
啸声震天际。

历史溯远古,
文化属大溪。
钟鸣六波庵,
佛门写传奇。

山麓排灌站,
民院筑金堤。
边界建联防,
睦邻铸铸犁。

悠悠团山河,
平和而静谧。
虎头唱新歌,
响彻云天里。

六虎山

山下有六湖,
果林河悄悄。
滔滔果林河,
湖美山更娇。

山中产名烟,
嘉庆烟技高。
烟圈现六虎,
臣醉龙虎笑。

六湖亦六虎,
烟散茶妹俏。
茶园绽春色,
情歌山头飘。

鄂南有秀地,
风景这边好。
虎湖此相约,
皆把春来报。

过脉岭

古时有麦田,
岗岭草青青。
岳家军严令,
勒马提缰行。

村内有老姓,
多为田赵郑。
世代祖居地,
桑梓情谊深。

老者恋故土,
海外旅乡亲。
血脉割不断,

泪筑怀乡井。

“过麦”亦“过脉”,
从古传到今。
滔滔果林河,
悠悠赤子情。

栗林河东岸诸山

牛马猴狮虎,
痛饮果林河。
团山地名趣,
尤以兽类多。

北首黄姑山,
尾端虎唱歌。
狮子守桥头,
猴子牛头捉。

岗岭连成片,
武陵逐一波。
远古大泽中,
仿若梁山泊。

上帝有遗珍,
鄂南秀地落。
诸山生灵异,
民众齐伐柯。

秦克湖

昔闻天河桥,
今见秦克水。
两情长别离,
一汪爱情泪。

相传恶官府,

见色起是非。
抢夺民间女,
金笼玉自碎。

秦克闻噩耗,
山河同伤悲。
洪流夺眶出,
衙门变水鬼。

人间不平事,
天神察如雷。
不屈见冤魂,
报应知向谁?

红旗渠

林县红旗渠,
劈山把路开。
石首红旗渠,
破湖新龙来。

挖开王蜂腰,
踏平狮子台。
排浪秦克湖,
断喝月堤拐。

三河并向流,
水网生财源。
排灌兼蓄水,
防洪得祸灾。

藕池抚琴弦,
栗林情满怀。
高举治水旗,
群力能填海。



美丽乡村 倪隆广 摄